

私
宴

十種書

苏童
著

当代名家代表作

文匯出版社

三才代表作

私 宴

苏 童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宴 / 苏童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741-003-5

I. 私… II. 苏…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677 号

当代名家代表作

私 宴

著 者 / 苏 童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卫竹兰 张予佳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40 千

印 张 / 7.875

印 数 / 1—10000

ISBN 7-80741-003-5/I·004

定 价 / 19.00 元

目 录

文学中坚(总序)/陈思和 …… 1

堂兄弟 …… 5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 23

乘滑轮车远去 …… 41

伤心的舞蹈 …… 55

平静如水 …… 67

吹手向西 …… 121

一个朋友在路上 …… 135

把你的脚捆起来 …… 149

海滩上的一群羊 …… 163

拱猪 …… 183

私宴 …… 199

拾婴记 …… 221

附：作者的话 …… 245

文学中坚（总序）

陈思和

如果从 2001 年算起，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文学队伍在进一步地分化。传媒操作文学的今天，一代代新的作家群层出不穷，评论家们已经疲于创造新名词来概括文学现象，所以，近年来多半是采用作家们的出生年代来为之命名，从 60 年代、70 年代一直到最近被炒热的 80 后，似乎时间是模子，同一时代刻出来的作家也全是一色的。我们在策划时也遇到同一个问题，如何用一个名词来涵盖收入本丛书的六位作家的创作。这虽然说是出版社的要求，对于我们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来说，也确实需要有这种涵盖力和号召力。于是我们提出了“文学中坚”的概念。所谓“中坚”者，原意是指古代军队里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地发挥战斗作用的那个部分。“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曰中坚也。”现在用于形容史铁生、苏童、王安忆、残雪、刘醒龙、张欣六位中年作家在这二十年中国文坛上的贡献，称他们为“文学中坚”，当无愧也。

“文学中坚”不完全是以作家的年龄来划分,而是从作家对文学的整体贡献着眼。它需要有一批作家与文学共命运,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寄托了自己的美好青春、理想和生命痕迹。这六位作家,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在他们的眼中,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如果说,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也算是壮年了。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横空出世,惊世骇俗;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拥兵自重,守成启后;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撒野以眩众,卖俏以自荐。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但他们仍然能够追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守前待后,自成分圆,而所谓“中”。不管世俗如何变幻,不管新锐如何藐视,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板荡,文学边缘,在新世纪的头五年里又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这些作家们都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力作,证明文学理想的不死。此所谓“坚”。其实,“文学中坚”何止于这六位作家,在当下的文坛,驰骋着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中坚力量,凭着他们的勤奋与努力,不断用自己的新作品来见证、繁荣、推动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

本丛书之所以收录这六位作家的作品,别无他意,只是因为这些作品都选自《上海文学》杂志。《上海文学》自“文革”后复刊,始终

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把一大批作家团结在刊物周围,把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并且在读者的期盼中提升作家。这六位作家在本刊上发表作品比较多,而且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二十年,最早的作品可能是在80年代初,最近的作品则是今年的新成果。现在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多以鸿篇巨制炫世,而本刊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正是他们当年的代表作、成名作。我们收录这一部分的作品编辑推出,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家的创作步伐,也可以窥见杂志一以贯之的诚意与宗旨。

2005年9月12日于黑水斋

堂兄弟

从枫杨树乡通往马桥镇的公路下来，穿过一片棉花地，可以看见池塘那边的乔村。绕过池塘向村里走，看得见白墙黑瓦的乔家祠堂。祠堂一度改为乔村小学的校舍，更早的时候是卫生所，现在小学迁了，卫生所关闭了，除了墙上留下一些孩子们的涂鸦，还有当年用红漆写在横梁上的计划生育的标语，祠堂总体上恢复了祠堂的尊严，阴森也恢复了，这些年乌鸦又飞了回来。

德臣和道林两家近距离地接受着祖先的庇荫，他们的房子就坐落在祠堂西侧的小土坡上。两户人家的房子靠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从他们的祖上开始，就那么头傍头背贴背地靠着了，按照家谱记载的乔姓各家造房的年份推算，他们两家的房子这么靠着也有两百年了。当然这是粗略的算法，其间德臣家房子失火一次，殃及道林家，还有一年秋天接连下了十一天大雨，把道林家的房顶下塌了，德臣家的堂屋也就看得见天，祖宗的画像也让雨淋烂了，自然少不了

要修顶筑漏，两家修房盖房是多长时间，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在此就忽略不计了。我老家枫杨树乡间历史上也出过些状元秀才什么的，革命时期也出过人，到外面做了三品官做了大干部，住花园别墅的都有。不过德臣和道林家都是普通的农户，住的自然是农家的房子，之所以谈论他们的房子也是事出有因。早年间枫杨树乡下的房子都是泥墙草顶，再怎么盖也盖不出花样来，只图避个风雨，偏偏房子不通人性，不肯体贴主人的家境，风雨一多，稍微受了点苦，就抗不住了，撂挑子不干。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力气，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却不如一把锄头一把镰刀那么耐用，住个几年就要修，等到修也修不起来了，主人就咬牙跺脚的，决心盖新瓦房了。德臣家原先的瓦房是这么咬牙盖起来的，道林家的不一样，但也轻松不到哪儿去。村里的老人都知道德臣的祖父当年在外面游乡弹棉花，把两根手指都弹坏了，才盖起了瓦房。德臣家的瓦房一好，旁边道林家的草房子就显出可怜劲来了，远远看着那草房，好像死死地抱着瓦房的腰，不放手，就好比一个穿戴体面的人被一个泼皮拦腰抱住，甩也甩不掉，总要给个什么说法。果然，隔了三五年，就有了说法，道林家的瓦房也在旁边站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好懂，德臣和道林两个的祖父是亲兄弟俩，哥哥后来在马桥镇上开了棉花铺子弹棉花，雇了弟弟做伙计，肥水不流外人田，弟弟就在哥哥的帮衬下把新房子盖起来了。据乡间老人的闲话，说弟弟盖房的时候缺几根椽子，就偷

了祠堂里顶门的一根大门栓，拖回家做了椽子，这话不知道可信不可信。祠堂后面的一片竹林，当年让小学生们糟蹋了，不见了，坡上德臣和道林家的两座瓦房，现在你从祠堂的窗户里一眼就看得到的，一座大一些，一座稍微小一些（也过不了北面那两间耳房），靠在一起，大小正好合适，正像是兄弟俩靠在一起仰望着日落日出，在贫穷的枫杨树乡间做着丰衣足食的梦。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好多年以后了，弹棉花的亲兄弟都已经在柏树林下的祖坟里彻底歇下，他们留下的房子里住着自己的子孙，却不是亲兄弟了，是堂兄弟。德臣和道林，他们是堂兄弟，这堂兄弟的关系在枫杨树乡间是最常见的，可近可远，清明上一个祖坟烧纸，然后都去乔家祠堂祭祀祖宗，祠堂里聚集的男人中有多少堂兄弟呀，一出祠堂他们就各奔东西了，可是德臣和道林回家，走的永远是一条道。

那个走路挺着胸的穿西装的矮个子，是德臣。另一个弯着腰的嘴里永远叼着香烟的瘦高个子是道林，他们的外貌特征很明显，何况他们两家住在坡上，进进出出，村里人远远地就喊起他们的名字来了。

德臣！

道林！

德臣家的新楼房春天开的工，到了夏天就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还在坡上，离两家的老屋也只有十几步路远。村里给道林盖新房的地皮也在那里，划了红线的，德臣先下手也没什么，他占不了道林的地皮，也不敢有这种心思，道林的心胸比不上海洋，但比水沟宽得多，他本来是准备忍受一些来自德臣的压力的。春天德臣家开工的时候还去帮了两天忙，第三天帮不下去了，就借口去走亲戚，离开了村子。眼不见为净。他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几次，干几天人家工程就完工了，没有新的地盘可去，又回来了。他从公路上看见了德臣家的新房子，三层楼已经盖好了第一层，红砖墙面，大窗洞，和德臣嘴里描述的一样，没有什么意外，也没有什么惊喜。怎么会惊喜？那是德臣家的房子，不是他的。道林记得他一路穿过棉花地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棉花地里打农药的几个妇女偏偏拦着他说话，狗子他妈说，道林，德臣家开工你怎么躲出去了？你们还是兄弟呢，也不去帮帮人家忙。道林说，你知道个屁，我怎么没帮忙，是帮不上，你以为现在盖房子还是以前，要图纸的，按照图纸来，不会帮帮的是倒忙。狗子他妈说，那你家房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工呀？他不愿意和妇女多费口舌，回了一句，该开工就开工，我家房子你操什么心，你又不肯嫁过来做小的。狗子他妈追着他要打他，道林往地里一跳，跳到乔来秀旁边，那乔来秀正眯着眼睛向坡上看，瞥一眼道林，忽然无端地笑起来，笑得道林心慌，说，你个疯婆子吃了

笑药了，好好的浪笑什么？乔来秀还是笑，指着坡上的房子说，你自己来看嘛，看你们两家的房子，很有意思的。道林说，房子有什么意思？乔来秀说，原先看你们两家房子，还没看出名堂，现在德臣家的房子好了，怎么觉得他家是站着，你家那房子是跪着的——别跟我瞪眼睛呀，你自己来看，像不像三个人？一个跪，一个蹲，一个站，你家那房子最可怜，是跪在那儿的！

道林盖房的计划是被种种的意外打乱了。不可否认，女人的闲言碎语也会惹是非，比如乔来秀的话，怎么听着就像针一样刺人呢，刺痛的是道林的自尊心。但更大的意外来自道林媳妇那里，道林怎么也想不到媳妇那样敦厚那么死心眼的一个人，会让德臣家的房子弄得乱了方寸。他回到家里，看见门关着，正纳闷大白天为什么关门，儿子在里面叫起来，快开门，爹回家啦。女儿跑过来下了门栓，给他开了门。道林说，村里闹贼了？好好的怎么拴着门？女儿指着儿子说，他不听话，不让他跑去看盖房，他偏要去。道林说，盖房怎么不能看？让他看去。儿子这时候大声叫起来，是妈不让我去看，她自己也不看，她把眼睛都蒙起来了！道林进了里屋，果然看见他媳妇脸上蒙着块布坐在床上，手里还在纳鞋底。道林说，你这是闹的什么鬼？眼红别人盖新房，也不能装瞎子。媳妇说，我就得把眼睛蒙上，不蒙上眼睛忍不住地要到窗口去看，一看心里就堵得慌，什么事也干不了。道林上去揭下她脸上的布，说，你的心眼怎么比

针尖尖还小呢？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媳妇说，还怕人笑话呢，腰杆子都挺不直了，还要那个面子有什么屁用。

赶路赶回家，道林不觉得累，只觉得心烦。他把媳妇往床上按，按了几次媳妇都坚强地挺了起来，道林就放弃了。夫妻俩都呆坐在床上，仰头看着自己的房子，房梁和椽子都已经发黑了，挂在梁上的一只箩筐里结了一张蜘蛛网，一只老鼠哧溜一声从梁上跑过去，不见了踪影。媳妇说，他们家一开工，老鼠都往我家跑，欺负人呢。道林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呢，德臣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他种那么多地，我也种那么多地，他种果树，我也种果树，他养猪我也养了，闲着时他去地盘上干活，我也没歇着，我比他干得还苦，怎么就攒不下盖房子的钱呢？媳妇莫名地气起来，说，偷的！道林说，不兴这么说人家，我估计他是借的钱。我听天武说他去他家借过钱的。媳妇说，当然是借的，不借去偷呀？媳妇说着在门缝里找了个竹竿去挑房梁上的蜘蛛网，被道林拦住了，别挑，让它在那儿，道林说，我一路上一一直在想呢，盖房子的苦早吃晚吃都得吃，咬咬牙了，我明天开始出去借，够了钱我们家也开工！

媳妇却一下瘫坐在床上了，她的眼睛眨巴着看着丈夫，要说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口，只是把一只手塞给道林，说，你摸摸我手上的脉，还在不在跳？我怎么透不出气来了呢？道林说，你是让吓的，你要是怕，我们就再攒两年再说。媳妇瞪大眼睛望着房梁，突然哭

起来,说,我听你的,你要是能忍,我们就再攒两年钱再说。道林突然火了,摔掉媳妇的手,说,听我的你还哭什么,反正一辈子就盖一回楼房,上刀山得上,下火海也得下,我们不忍这口气,我们也开工。

出去借了钱,道林才知道德臣什么都抢先走了一步。他的估计不错,德臣盖房子的钱也是借的。枫杨树的富裕人家不算少,凡是乔姓,都沾亲带故,但借钱的事比血缘复杂。人人皆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道理。是有几家亲戚,房子早盖了,儿女大事也办了,手有余钱,等到道林上门的时候,亲戚都面有难色,说道林你从小就不如德臣机灵,这回又让德臣抢了先,家里富裕的钱都让德臣借走啦。还拿德臣的借条给他看。道林这才想起来他和德臣的亲缘关系,他的亲戚好多也是德臣的亲戚。道林心里埋怨为什么偏偏和德臣做了堂兄弟,沾光的事情记不起来,吃亏却吃了不少,这怨恨绵绵密密,却说不出口。道林说,我道林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的,嘴皮子不灵,做人是堂堂正正的,人家会赖债我不会赖债的,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债还清了。亲戚说,德臣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你们兄弟做人什么样我们都清楚,不是不借,是没了的可借了。也有亲戚说,你们两家为什么非要挤在一起盖房呢?房基地反正归你了,也不会长翅膀飞了,你怎么偏要跟他挤在一起盖房呢?道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把责任都推到媳妇头上,说,我是不急,祖宗留下的